



載記第十六

晉書一百一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郝率種入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郝玄孫柯廻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

之末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緝負隨之者數萬自稱
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
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
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
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濟
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
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
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
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

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四萬遷
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
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
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
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
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
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
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
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

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子疾兒小時不能使妖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羗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

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羗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廬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

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符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襄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于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磔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欽歧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部

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
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
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
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
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
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揚
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
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
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
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

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
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患謂猜嫌之由不在於
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
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
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
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
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
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
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
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

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
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
軍將軍沿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
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
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
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
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
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
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
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

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
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
北山其夜百姓弃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
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
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
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
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
明噐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
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
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廬招集北地戎夏歸附

者五萬餘戶符生遣其將符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
襄率衆西引生又遣符堅鄧羗等要之襄將戰沙門
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
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羗師來逼襄
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
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符生以公禮葬之襄僭號追
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
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

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且
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
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
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
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于符生符堅以萇爲揚武
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
風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
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
寢水旁上有神光燠然左右咸異之及符堅寇晉以
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

驥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
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
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于淮南歸長
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
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
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
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
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
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
傑驅馳或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

坐觀沉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
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
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
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
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
延年牛雙張乾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
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帥時慕容冲與符堅
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
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符堅先
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

平安定羗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
羗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曰宜先據
咸陽以制天下羗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
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
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
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
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羗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
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羗羗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
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符堅爲慕容沖所
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

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
文武數百人奔于羗羗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
羗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
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
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旣率衆東下長安空
虛廬水郝奴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
衆數千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麟羗伐麟破之麟走
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羗僭卽皇
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
常安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

以火德承符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符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羗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羗校尉鎮

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符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符師奴離貳慕容未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符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快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符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

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眾降萇初關西雄傑以符氏旣終萇雄畧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旣與符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弥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旣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

索盧曜請刺符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欲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符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旻謂古成詵曰符登窮寇歷年未

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
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
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
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
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符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
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符登藉烏
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
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
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
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

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
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
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褐
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
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
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
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
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
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
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

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
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
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
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
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
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
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
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
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
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

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
一柵孔中蔣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
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
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
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
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群下有
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
不修小節駕馭群雄包羅雋異弃嫌錄善有高祖之
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
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

過也南羌竇鴛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
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亾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
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
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
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
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知虛實今輕
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堅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
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堅子謀之未就奸之
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
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萇

曰槌旣去符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
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
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
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
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
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
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亾兄有四身
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
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
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

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
任群賢者正望筭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萇下
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
擢叙符登驃騎將軍沒奕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
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
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
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
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符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
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
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
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
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符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
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
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
關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
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
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
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
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
胡蜀三千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

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萇如
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
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
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
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
萇殺陛下者兄褒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
尉姚晃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
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輿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
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
四者旣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

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載記第十六

晉書一百一十六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填

徒賢反

洿

音烏

狷

吉綠反

貫

鉀

音甲

礪

上

口勞反

幅

芳通反

蔣

時吏反

馬

五回反

蠡

音禮

北

屈

居勿反

党

刪

丁浪反

馬

鬼

五回反

鴟

處脂反

蔣

時吏反

樵

直追反

關

窺渝二音

樵

直追反

關

窺渝二音

關

窺渝二音

關

窺渝二音

關

窺渝二音

關

窺渝二音

關

窺渝二音

關

窺渝二音

關

窺渝二音

關

窺渝二音

載記卷第十七

晉書一百一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符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
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
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
喜沈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
之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
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
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

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符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與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符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符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法也符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

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卽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符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與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爲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

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旣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

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旣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

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與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倚之而租運不繼

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弥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之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弃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地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興與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于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

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
裴岐韓叢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亾者
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民屠飛
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廻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
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
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
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
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
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
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

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符堅之末東徙
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
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
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
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叅管
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
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
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
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
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

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群公卿士
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姚旻公等五十三
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
於殊域聲教暨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
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清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
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
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
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
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
李彭皆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即准

漢巴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
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
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
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
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摠
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
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
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
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趙惡地王
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畧命百僚舉殊才異

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
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
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
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
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于時
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
日盛興恐姦佞小人阻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
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
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
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

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
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
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于卒伍興之西也
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
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
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基乃從
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
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
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

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
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
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尉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
入殿中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言臣咸諫以爲
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
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
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
太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
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
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

士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
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
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
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奕于權鎮上邽中軍
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
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
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
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
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
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

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

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必行篡奪旣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駟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効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謀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儁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

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
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
臧松念至魏安爲僂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念送
于僂檀僂檀大怒送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
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戶給復
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
敦尚清素然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
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
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
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

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
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
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僂檀之
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
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
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
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
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
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
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

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
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
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
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
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
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歛成姚壽都
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歛成
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
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
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道遙園引諸沙門于

泚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
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
略僧遷道樹僧獻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
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
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
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
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末貴里立
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
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
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歛俱寇漢中

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
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
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叅軍衡凱之詣
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
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
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
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
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

都侯歛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
關中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
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
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
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
郭麇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于西北宜慎
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
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
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
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

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
髮儻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於已乃
署儻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
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
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
不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
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儻檀才望應
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頭
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
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

落一葉

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官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
南臺所禁天鑒玄鏡寔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
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髮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
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
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
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
而執憲吹毛求疵念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
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
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
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

之翼父沈偽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
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
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
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與曰有
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
臺禁止不與兵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與曰
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
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
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
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
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於
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
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
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載記第十七

晉書一百一十七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泫氏

胡犬反又胡堅反
上黨有泫氏縣

影

音靜他日

驢磴

五內
魚

沮渠

子余反

洸

古皇反

倂

內沃反

挺

式連反

番禾

音盤羊益

波若

人者反

獬豸

險允二音

鸚

五各反

籀

音託

重蘭

上直容反
下古典反

擯

必刃反

載記第十八

晉書一百一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符宣入漢中興梁
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
盛遣軍臨瀘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
通于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
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
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
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

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
柴璧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
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儁檀
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儁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羗彭
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
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
弼後軍歛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儁檀
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
曰儁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
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下莊之舉也興不從勃

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
王師聲討勃勃儁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
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
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儁檀嬰城固守出
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
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
慰河外率衆而還儁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
爲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歛曼
菟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
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

玉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于興興遣平西姚
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
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
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
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
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歛
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
願早爲之所興曰冲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
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
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

晉宰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
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
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
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
將訃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歛曼嵬鎮軍彭白狼
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
如蒐營衆咸惶懼群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
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
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
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

徵詳等與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
不戰自潰鬼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
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
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
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
太常楊執朝于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
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
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
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
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

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
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奔
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
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以爲
天殖品物以養群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
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
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
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
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
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

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元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湟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涯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奸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

弼有寵于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旣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僣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奸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

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與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
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
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
與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
歸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
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
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
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
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
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

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潁川太守姚平都
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姦計屯聚芍陂有
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興曰裕之輕弱安
敢闕吾疆場苟有姦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
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
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
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
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
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見於平涼作壽冢
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

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擾祈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鷲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忿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悞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興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

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羗叛興遣後將軍歛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

姚洛都討之歛成爲羗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弼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弼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

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
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
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與
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
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
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與默然與寢疾妖賊李
弘反于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與與疾討之斬
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與疾篤其
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于諮議堂姚弼潛謀爲
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

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欽曼鬼
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
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
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
儲宮正是孤徇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
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
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
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
陽平西姚謨起兵于雍將以赴泓之難與疾瘳朝其
群臣征虜劉羗泣謂與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

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
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
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
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紆闕闞之禍
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
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
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
及弟湛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
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
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

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
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
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未
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
時姚懿姚洸姚宣姚湛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
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
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
大義便當肆之刑辟柰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
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
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

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與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與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群賢爲之盡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

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二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及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

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
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
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
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
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
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
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強兵于外陛
下一旦不謹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
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
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歛曼

嵬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
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
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
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
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
于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
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
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
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
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

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寬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掎宦宦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

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弟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歛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群賢保

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修仁虛已以答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群臣于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覲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

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弥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趨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與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

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歛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遣歛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歛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符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群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

長既敗符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
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
之儔而朕不知卿亾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
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長愛其博識引爲
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長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
不平之長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
曰臣不惜學憎鏗不正耳長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
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
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長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
緯曰陛下何如漢祖長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

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
之徒故耳長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長死緯與姚
興滅符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
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
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
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踈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
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
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
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
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

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
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
之始翦滅符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
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與甚悼之贈司徒謚曰
忠成侯

載記第十八 晉書一百十八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盪口

水經曰盪水出襄鄉縣東北陽中山盪疾胤 反南都賦云強盪藥盪發源岩穴即此水也

莫候

拓跋

上音託下 反步末反

楞

盧登 反

裨

卑音 反

平輿

音 反

驚陝

下夾 反解

見載記十三卷

絕亢

下郎 反

紓

舒音 反

覲

几利 反

鏗

口莖 反

洿

音 反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一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
又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
每征伐巡遊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
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
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
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
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

叅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
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
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疾見師傅
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
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
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宜
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
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
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
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寔有恭

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勳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
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
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
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旣死祕不發喪南陽
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
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
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
僭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末和廬于諮議堂旣
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
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

興徙李閏羗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羗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旣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强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控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虚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旣南移諸羗據李閏以叛紹進討

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討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未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于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怠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

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川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旣尅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弃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西姚謨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

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鄆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
寇長蛇平陽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
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謚討渴擒之泓
使輔國欽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
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
彭白狼建義姚玄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摠大軍
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
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
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
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

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
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
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
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
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
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
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
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
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弃
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

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
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
勲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
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
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
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
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
師至城臯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
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
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

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
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
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旣固師
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
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主簿閻
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
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
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
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
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臯滎陽武牢諸城

晉書卷九十八 書紀九
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
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
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
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沈懼遂降時閻
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
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
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
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
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

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
七國之難寔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
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
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
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
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
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
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
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
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

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
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
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
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
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
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
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
安公平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
國爲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
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

公會于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
義租河東之兵無詬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
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
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
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
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
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
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
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
奔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

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謨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

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群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旣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亾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

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

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勢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

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
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爲琰所
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
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
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
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
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
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閩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
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
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

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
叛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
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
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
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
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湛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于
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
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
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螽等率騎三千屯于河
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

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灊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玉師劉裕至

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昂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玉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旣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灊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

擄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澧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讚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

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荅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

獸亂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
暴主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
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
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亾
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
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寔冠凶徒列樹而表
新營雖云效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爲幸也子略剋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
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

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
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
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
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麗
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寔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
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末貴之役儲
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
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

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長惟姦桀興始
崇構泓遂摧滅貽戒將來無踐危轍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一十九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雒反古候

殷殷音隱殷有聲

瞋昌隣反

沈古皇反

完胡官反

墨蠶

禿戈反

蠡吾

上音禮

倚居綺反

裨頻卑反將

嘔一

反

拔蒲撥反

憊

無府反

載記第二十

晉書一百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李特

李流

李岸

李特特維有義雄之志而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

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

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

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

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

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

載記第二十

晉書一百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李庠

李特

李流

李特特維有姦雄志而殺之李流流名之貪非母之暴也苗裔也昔武

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

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

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

務相之劔懸焉又以上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

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

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太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

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賓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

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于洛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旣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

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廡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廡廡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廡同郡率多勇壯廡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

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廡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率衆入州。廡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廡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羗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湫司馬張粲言於廡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強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

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廡歛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廡。廡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廡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寔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廡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湫等議之。於是湫等上庠大逆不道。廡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廡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

安其衆牙門將許奩求爲巴東監軍杜泚張粲固執不許奩怒於廡閣下手刃殺泚粲左右又殺奩皆廡腹心也特兄弟旣以怨廡引兵歸緜竹廡恐朝廷討已遣長吏費遠犍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緜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廡長史袁治及廡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

陳廡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旣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

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爲已功乃寢朝命不以寔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

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韃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擄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讐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

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懸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條宜爲備，特納之。冉必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

不遑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旣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

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陀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璽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臣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

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二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頗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

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

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噐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寔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廻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

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

平太守孫臯救尚臯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臯臯距臯尚遣大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多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

於縣竹平趙廡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旣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

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黃旬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卒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角牛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

是君為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眾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輦求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輦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

於前軍以為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眾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

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
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
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羗功表庠為
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
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載記第二十 晉書一百二十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暉	胡老反	礪	杜浪反	黔	中	音	賓	南蛮賊才冬反	剽	匹笑反	復	方六反	覲	
胡狄反	毗必反	蘇后反	居言反	許金反	乃乱反	昌志反	又	古南反	氏					
苾	蘇后反	韃	居言反	晶	音精也	檉	勅貞反	衙	博	上音牙	葭	萌	上音	
加下莫反	代叶反	璜	胡光反	汜	音汎	黃	訇	下呼反	卑	尺玉反	觸	字		
苒	符羈反	幢	宅江反											

載記三十

載記卷二十一

晉書一百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覆虹自門升天
 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
 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
 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歿雄身長八尺三寸美
 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
 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
 李氏子中惟仲雋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為蜀承

制以雄爲前將軍流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
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犍爲
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
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饑甚
乃率衆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
陽南入七羆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
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
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
謹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
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

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
司徒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
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羆桓公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
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
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卽帝位赦其境內改
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
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
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
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

勲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
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憲秦
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
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
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
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
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饑
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
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
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秉張金苟等殺

離及閻式以梓童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
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尅時李國鎮巴西其
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
寶襲梓潼陷之奮羅尚卒巴羗亂李驥攻涪又陷之
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
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歿雄信巫覡者之
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
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驥謂司空上官
惇曰今方難未弔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
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
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經至哀而已驥曰任回方至
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
及回至驥與回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
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
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
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
遂疆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
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
授用皆得其人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氏

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
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驥征越雋太守李釗降驥進
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
戰驥軍不利又遇霖雨驥引軍還爭濟瀘水士衆多
歿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
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
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
中領軍瑯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
辨征東李壽督瑯弟玕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
得進而瑯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

攻之獲珍稚少者數千人珍稚稚兄蕩之子也稚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稚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稚所生稚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恢懿明睿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恪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

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稚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稚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稚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羆嘗告急云有東軍稚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稚之雅談多如此類

五
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
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
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
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上險兵疆何不自稱帝一方
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
人之倒懸日吳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
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
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虜避難此地爲同盟
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
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驥歿以其子

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
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
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
印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
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
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
六日歿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武帝廟曰太
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
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
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

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
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給
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
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
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
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
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
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
出衷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
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
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雄爲國無威
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
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
動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譙虛傳納
敬愛儒賢自何黯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
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
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
卓絕未嘗不有勲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
爲性汎愛運修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

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
平貧富獲所令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
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
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
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
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歿嗣僞位
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
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確
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珣
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

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
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
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官時年四十七在
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
好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
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
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旣殺班欲
立越爲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
於期於是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

都使李壽伐都弟玠於涪玠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
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
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爲皇后以其
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
徒期自以謀大事旣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
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
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闕之卿
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網維紊矣乃誣其
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
軍司馬勲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

南鄭雒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之於是大
臣懷懼人不自安天兩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
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
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
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
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
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
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
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壽
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中兵

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暹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驥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氐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氐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忌壽深憂之代李玪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

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一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尅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是而况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帝母胥氏爲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條自悔責命群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

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脩船艦嚴兵繕甲
吏卒皆備糒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
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
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衆寡
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墾至壽於是命
群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
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
下則疆圉異勢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
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
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牁太守謝恕

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
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
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璿從鄴還盛稱李龍威
疆宮觀美麗鄴中殷寔壽又聞李龍虐用刑法王遜
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
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寔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
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以寔成都興尚方御
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
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
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

之右僕射李巖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
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歿
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
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
相建功立業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關
國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
卽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
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
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
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

越雋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
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
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語言也古人所作歿
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耻聞父兄時事
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
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
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
之壽歿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
爲太后妻季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榮惑守心以

宗廟禮廢勢命群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昌業獻文承甚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今祭特雉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疆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奕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

旣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寔欲與分灾青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督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

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督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駕
騫碣渡河捷爲而溫從山陽出江南督堅到捷爲方
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
都之十里陌督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
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
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
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
乃夜出東門與督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
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
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豐纂竊有汶蜀勢以聞

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
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
鑕以豐軍鼓伏惟大晉天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
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卽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
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
魚待命漏刻勢尋輿觀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
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
侯并平五年歲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
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
和三年滅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載記二十一 十五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
后興渡滄之師是知戎狄亂華屢深自古况乎巴濮
雜種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
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
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韃同聲雲集殲於蜀漢
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變蓋上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摧
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徃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

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
疆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變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灾期
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
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投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鱉野戰群龍李特
窺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任

晉書卷二十一
繼軌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壬辰夏五廿二日閏此時四郊望雨未澍甘霖炎蒸為
虐扇不暇揮姑借丹鉛送此永晝耳



載記第三十一

晉書一百二十一

音義

鄴倉咨反又音妻 芊羽遇反 羅美餘亮反 覲胡狄反 惇都昆反 經丑結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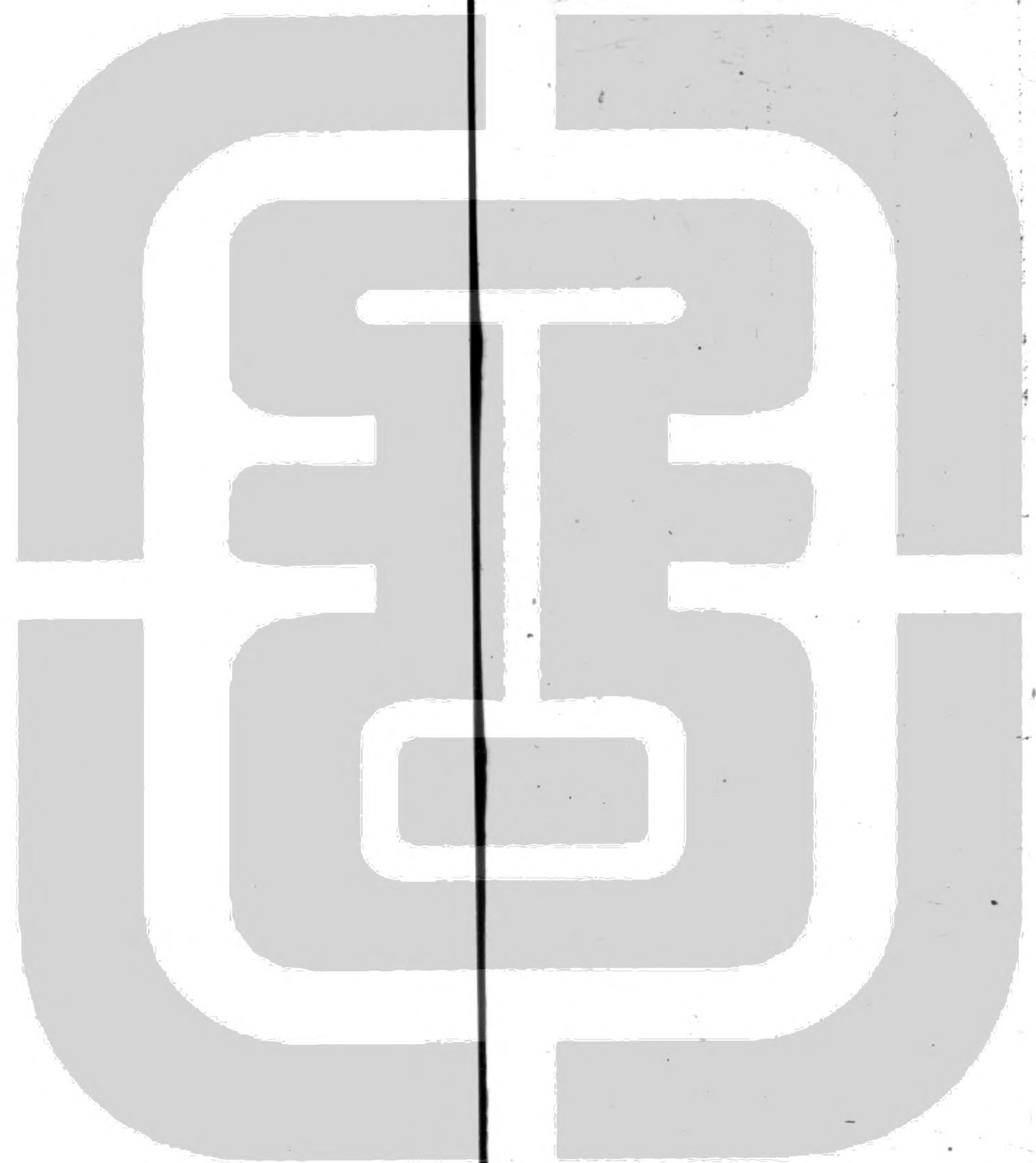
釗指遙反 玲胡紺反 玠音午 扞音翰 玘字林本 惇都昆反 毋丘無音 朱提

上是朱反 瘍左傳云生瘍於頭字 醜香句反 皝古雅反 痕

字林浪癩反 吮徐兗反 瓌姑囵反 紊無運反 咎子感反 艦胡黯反 操

蘇到反 崇雖遂反 獠音老 感子六反 汶音旻 鑽之日反 剽竊字林剽劫大也

匹召反 鼈并列反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ook's binding and the watermark.

